

艾森豪威尔内幕故事

罗伯特·杜諾万著

(內 部 讀 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艾森豪威尔内幕故事

罗伯特·杜諾万著

馬立浩摘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年•北京

Robert J. Donovan
EISENHOWER

THE INSIDE STORY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1956

根据紐約哈泼兄弟出版社1956年版摘譯

• 內部讀物 •

艾森豪威尔内幕故事

[美] 罗伯特·杜諾万著

馬 立 浩摘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四)0.42元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 印张5 • 字数101,000

1959年12月第一版 1964年5月北京第五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363

譯者說明

本書主要敘述艾森豪威爾在他第一任美國總統(1953—1956)期間對國內外一些重大政策的考慮，以及這些政策的形成過程和發展。原書是為艾森豪威爾競選第二任總統而出版的，因此許多地方都是有意識地替共和黨和艾森豪威爾的國內外政策辯解和吹噓。不過，作者在敘述過程中，由於參閱了一些未發表過的檔案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美國統治集團欺騙國內人民和策劃對外侵略的各種陰謀，以及統治集團內部在美國一些重大政策形成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錯綜複雜的矛盾。這個中譯本主要選譯有關對外政策，特別是遠東政策的部分，以供我國研究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士參考。中譯本因刪節關係，章節已有變動，有些標題是譯者加的。

52-61/02/101

目 录

一	朝鮮之行·····	1
二	放蔣介石出籠·····	5
三	关于斯大林逝世·····	8
四	雅尔塔协定·····	11
五	削減軍事撥款·····	15
六	白宮和內閣的办公制度·····	19
七	向苏联“呼吁和平”·····	26
八	朝鮮停战·····	31
九	艾森豪威尔和中國·····	48
一〇	共同安全問題·····	56
一一	关于苏联拥有氫彈的声明·····	61
一二	和平利用原子能·····	62
一三	1953—54年的經濟蕭条·····	73
一四	1954年國情咨文中的外交和軍事政策問題·····	88
一五	限制總統簽訂条約权的布里克修正案·····	90
一六	印度支那的战争·····	102
一七	尼克松在政府中的地位·····	112
一八	台灣問題·····	117
一九	“新面貌”的后几个階段·····	128
二〇	日內瓦四國首腦會議和开放天空計劃·····	136
二一	削減預算·····	144
二二	作出再度競选决定的冬季·····	147

一 朝鮮之行

艾森豪威尔于10月24日在底特律所發表的競选演說中曾說道：

“新政府从何开始呢？从总统下一个簡單果斷的決心开始。決心就是：避开政治見解的分歧而集中精力在結束朝鮮战争这一任务上，一直等到該項任务光荣地完成时为止。

“該項任务需要我親自到朝鮮去走一趟。我將首途赴朝。只有这样我才会知道怎样尽力为美國人民的和平事業服务。我將去朝鮮。”

在他会見杜魯門之后十一天，他从長島的密契尔机场起飛，去巡視冰天雪地的朝鮮战場。

此行在某些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艾森豪威尔目睹美國战地士兵生活困苦，美國的力量在前途茫茫、拖延不决的战争中消耗殆尽。因此加强了他对于不管怎样必須取得解决的决心。此外，他同他的顧問們在返國途中在“海倫娜”号巡洋艦上和在檀香山关于战略的商談，形成了新政府日后的軍事政策的思想基礎。

这位当了选的总统在这些討論中所提出的問題是：怎样解答他所謂的“偉大的方程式”，就是說如何永远維持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而同时在做时又不使國家破產。杜勒斯和当时担任太平洋艦隊司令的阿瑟·雷德福海軍上將兩人提供了意見，这些意見成为艾森豪威尔正在構成过程

中的战略观念的一部分。

赴朝途中，同艾森豪威尔一行人在硫磺岛会合的雷德福，觉得美国在亚洲只采取了杂乱的不协调的守势，而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长期、全面的战略计划。

他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分布太广；尤其在亚洲，把太多的军队驻扎在足以受共产党牵制的地点。雷德福不主张这样分散的部署方式，而赞成把美国的力量集中在北美洲或北美洲附近，成为一支战略性的后备力量。经过这样的布置，前线的防务将主要由非共产党国家正在建立的当地军队来负担；万一发生战争，美国的机动力量可以静待机会向敌人的要害出击。

具有同一见解的杜勒斯，竭力推销他两年多来一直在鼓吹的主张，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进攻力量，用来威慑共产党，使它们不敢从事战争。他的理由是，美国不太可能沿着共产党这么大的整个地区，在四周都驻上充分和固定的防御力量，虽然它们也许会从这些地区出击，他说，美国应该用维持一支足以迅速地能向侵略大本营还击的巨大报复力量的办法来集中力量嚇退进攻，而不要把防御力量到处分散。所讨论的这一点就是“大规模报复”政策的先声。

雷德福和查尔斯·威尔逊两人都觉得将来亚洲在冷战中是一个重点。艾森豪威尔一方面承认亚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又说，西方不能解决它在亚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除非等到欧洲强盛之后才有可能。他的论点是，一旦西欧拥有了维持和保卫它自己的力量，并能使全世界感到它的威力时，亚洲问题就达到了可以解决的地步。

朝鲜之行对最后选中雷德福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位当了选的总统在部队里时已经认

識雷德福，可是威爾遜却從來沒有遇見過他。艾森豪威爾曾要求國防部長推荐一位接替陸軍上將奧瑪·布萊德雷的职务的人，因为后者已經当了兩任參謀長联席会议主席，他的任期將在下一年8月屆滿。艾森豪威爾覺得新任主席應該由一位贊成在亞洲实施远大的战略这个观点的軍官來担任，从这一点上來說，雷德福当然是这样一个人。关于这件事，还有一点是当了选的總統必須考慮的，就是多年來，共和党一直在指責說：罗斯福政府和杜魯門政府太偏重欧洲而很少注意亞洲。艾森豪威爾正在尋覓一位適當的參謀長联席会议主席，他的經歷一定要表示出他对远东抱有濃厚的兴趣。在雷德福的資歷里，这一点比任何东西都來得突出。最后，艾森豪威爾和威爾遜都对雷德福在朝鮮之行中的表現大为贊賞。

举新總統的一句話來說明他对雷德福的重視，這句話是他在4月10日（差不多在雷德福被提名为主席之前一个月）的内閣會議上講的。總統注意到華盛頓州長阿瑟·蘭格拉在談起关于西雅圖的沙点海軍根据地應該不應該撤銷这个爭执时，曾引用雷德福說過的一句話，說这种举动將是愚蠢的。艾森豪威爾加上一句說，他相信雷德福的判断比其他許多人的判断更为可靠。

在“海倫娜”号巡洋艦上时，艾森豪威爾獲悉，12月5日陸軍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在全國制造商协会在紐約舉行的一次集会上宣称：他对朝鮮冲突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且这个办法不会“增加挑起全球冲突的危險”。麥克阿瑟不願公开說他的計劃是什么，但是願意向艾森豪威爾透露，如果總統对此有兴趣的話。当时，在“海倫娜”号上，艾森豪威爾的顧問中有几个人不太相信這句話，他們怀疑当了选的總統在这个关头同麥克阿瑟牽連在一起是否

明智。

艾森豪威尔問道，“为什么不？”他說，麥克阿瑟畢竟是一個偉大的軍人，他和這位前任遠東司令雖然在某些事情上有不同意見，但是他覺得同麥克阿瑟商談並沒有什麼坏处。

這一點決定了，可是艾森豪威尔的這一批人中有幾個人仍舊覺得拍給麥克阿瑟的任何電報應該保守秘密，但是當了選的總統對此又表示反對。他問道，为什么不應該听听麥克阿瑟的建議呢？他以習慣的口吻說道，不論誰有任何好的意見，他都願意傾听。他拍了一個無線電報給麥克阿瑟，其中有一段說：

“多謝你公開表示願意同我討論這些問題，並向你肯定地表示我期待着同你作非正式的晤談；我和我的同僚們可以因此而得悉你的全部意見和經驗。”

12月9日艾森豪威尔的新聞秘書詹姆斯·哈格蒂公布了這封電報和回電；麥克阿瑟在電報中表示謝忱，並說：

“我特別感謝你，因為雖然由於我個人在職務上同這件事有着密切的聯繫，而自從我回國以來，官方對我的意見所表示的興趣，即使是極輕微的興趣，這也還是第一次。”

報紙刊登了這兩個往返電報後，讀者中有一位勃然大怒起來，他就是杜魯門總統。他在參加他岳母葬禮之後，正從密蘇里的獨立城回到華盛頓去，火車到達西弗吉尼亞時，晨報已經放在他車廂里了。他叫他的新聞秘書洛哲·德貝發表聲明說，如果麥克阿瑟真的有一個結束戰爭而不會引起更大規模的戰爭的計劃，他應該立即提呈給有關當局——意即總統。第二天在他的記者招待會上，杜魯門仍然心里冒火，對麥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大肆攻擊。他說，他懷疑麥克

阿瑟懷有行得通的結束戰爭的計劃。杜魯門宣稱：至於艾森豪威爾，他的朝鮮之行不過是實行競選諾言的一種迷惑人心的舉動罷了。這句話使艾森豪威爾大為光火。

當了選的總統回到紐約之後，即同麥克阿瑟會見，但是並沒有公布麥克阿瑟計劃的詳細內容。

二 放蔣介石出籠

同撤銷工資和物價管制的聲明同時發出的艾森豪威爾第一次國情咨文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段，是他公布了有關駐在台灣海峽的美國第七艦隊所負任務的政策。他說：

“1950年6月，緊接着對大韓民國的侵略性襲擊，美國第七艦隊受命防止對台灣的攻擊，並保證台灣不被利用為進攻中國共產黨大陸的基地。

實際上，這意味着要求把美國海軍當作為防衛共產黨中國的一只手臂。自從那個命令發布那天起，中國共產黨不顧1950年當時的情況，侵入朝鮮並襲擊該處的聯合國軍。他們一直拒絕聯合國軍司令部所提出的停戰建議。最近他們聯合蘇聯，拒絕印度政府在聯合國提出的停戰建議。美國和其他53個國家都已經接受了這個建議。

因此，在這樣情況下去要求美國海軍為中國共產黨擔負防衛的責任，從而允許他們更泰然地去殺戮我們在朝鮮的士兵和我們的聯合國同盟軍，是不再合乎邏輯，或者說是失去了意義的事。

所以我現在指示第七艦隊不再掩護共產黨中國。請允許我把話說得非常清楚：這個命令在我們一方面並不含有侵略的意圖。但是肯定地我們沒有保衛一個同我們在朝鮮

作战的國家的义务。”

參謀長联席會議發布了這項命令，命令如下(有关其他指示的机密的引言部分略去)：

緊急作战

發往：珍珠港太平洋总司令轉

收文：日本东京远东总司令

現行緊急指令中关于保證台灣和澎湖列島不被用作中國國民黨向中國大陸作战的基地的那部分現在予以撤銷。1953年2月2日

杜勒斯根据他同艾森豪威尔共同作出的决定，在总统就职前在華盛頓起草了國情咨文。他們兩人很少、或者說沒有向軍事顧問們請教就这样做了，因為他們認為这主要是一件政治事务。可是总统在1月30日还是向內閣提了出來；在他讀了这一段之后，威尔遜提出了一个問題，這個問題不久在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迴声。他問，这个命令是否含有任何足以影响美國和蔣介石之間的关系的用意在內？总统回答說，目前这个要采取的行动一点也不含有这种用意。他向內閣保證：这个声明字面上說什麼就是什麼，沒有其他用意在內。艾森豪威尔补充說，它当然也不包含在美國方面有任何侵略的企圖。

在國情咨文的最后定稿中，这个声明很簡單地說，“这个命令在我們一方面并不含有侵略的意圖。”在他向國會遞交咨文之前兩天，有关他对第七艦隊所采取的决定的消息通过國會方面的來源已經給報界獲悉，因此当总统赴國會大厦时，各方面对这声明的含意已經發生了嚴重的怀疑。总统在向國會宣讀这个咨文时，到了最后一分鐘他还改动了這句話，企圖重新強調它并不包含侵略的意思，改动后的那

一句說，“請允許我把話說得非常清楚，这个命令在我們一方面并不含有侵略的意圖。”

可是，对有些人來講，它似乎并不非常清楚。在咨文遞送后的第二天，安东尼·艾登向下議院說，倫敦已向美國提出抗議，警告它这一个行动也許會“遭到十分不幸的反应，而無补于軍事优势”。印度总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說，这个命令加重了“世界上的恐懼病”。

这个命令，就像它原來的企圖一样，產生了心理上的而不是直接軍事上的影响。当共產黨中國在1950年加入朝鮮戰爭以后，事实上第七艦隊差不多立刻撤除了它对共產黨的海岸的“掩护”。从那时起，中國國民黨在不受这个艦隊的限制之下，一直不时地騷擾大陸。真的，五角大楼从未否認某些報導說：美國海軍曾协助國民黨同大陸上的游擊隊保持联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新命令僅僅使已經存在着近兩年的情况合法化罢了；說美國海軍实际上一直成为保衛紅色中國的一只手臂，這句話是把事情說得比較嚴重就是了。

無論是艾森豪威尔或是杜勒斯，都并未料到或者希望这个命令會導使蔣介石進犯大陸。但是，總統和國務卿曾決定：必須結束在朝鮮的僵局，而对第七艦隊所發布的命令的背后含意，是要警告中國共產黨：如果他們不同意朝鮮停战，美國也許還要利用台灣作为同他們作战的基地。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十分强烈地感覺到：如果中國共產黨清醒過來，認清僵持的結果不外乎引起美國在另外兩条或三条战綫上對他們作强有力的進攻的話，他們就會在朝鮮戰場上屈服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迫使共產黨不得不沿着台灣對面的海岸綫駐扎軍隊，否則这些軍隊也許早已被使用在朝鮮

戰場上了。

从軍事方面來講，這項命令是几种可以對中國共產黨施加新的压力的办法中危險性最小的一种；从政治方面來講，這項命令使新政府在同情它的人面前顯顯顏色，表示它在同共產黨較量中是胸有成竹的。有人說，這是“放蔣介石出籠”。說這話的人更多的是出于希望，而不是出于對局勢的了解。“出籠”一詞并非總統所用的名詞。

甚至到現在，在政府中关于這項命令的价值还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仍舊認為它在心理上有些愚蠢，害多利少。还有些人，特別是杜勒斯周圍的人，認為它對中國共產黨起了一個嚴重的影响，影响的程度远远超过在美國國內所覺察到的情况；并且認為共產黨是很認真地對這項命令的用意加以考慮的。它說明了如果朝鮮僵局繼續下去，美國將決心擴大對中國的戰爭。

三 關於斯大林逝世

3月2日，總統从奧古斯大回來後的第二天，他接見了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長費薩爾·沙特王子。他答应王子他將努力糾正美國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关系的惡化”。第二天，3月3日晚上，艾森豪威尔已經就寢，殊不知在克里姆林宮里正發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午夜一時半，總統助理羅伯特·卡特勒的H街的寓所里電話鈴在响着。鈴聲使他从熟睡中醒來，他听到電話里是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的聲音。

“你聽見那個消息沒有？”杜勒斯問道。

“什麼消息？”卡特勒問。

杜勒斯回答說，斯大林中了風，據說快要死了。

杜勒斯由于他的职务关系，随便什么时候，不分晝夜，他都能直接晉見總統。杜勒斯問：如果他進入總統臥室里去告訴他这个消息，卡特勒認為如何？卡特勒不贊成这样做，并且建議在早晨七点鐘乘總統沒有到办公室之前在那里碰头。國務卿的弟弟艾倫·杜勒斯表示同意。電話挂断之后，卡特勒兴奋过度，再也睡不着了。三点鐘时他同總統的特別助理和心理战略的首席顧問杰克遜通了一个電話，告訴他这个消息和想一清早同他会面的打算。四点鐘时，卡特勒打電話給哈格蒂。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哈格蒂睡眠惺松地回答說，“已經有三个人來过電話了。”

卡特勒問哈格蒂願不願意在七点鐘到總統办公室去，杰克遜、杜勒斯和他都將到那里去。

“先在我的办公室里見面吧！”哈格蒂說，因为他覺得在未晉謁總統之前，他們几个人應該湊出一些意見供總統考慮。

卡特勒表示同意；他就开始起草將來總統要發表的声明，一共只有几句话，其中一句說，万能的上帝眷顧世界各國的人民。

当这批人在白宮西廂的哈格蒂办公室里聚集后，卡特勒打了一个電話給白宮大樓的傳達室，詢問總統已否起床。

“總統還沒有醒哩。”傳達員回答說。

總統醒來后獲得斯大林逝世的消息。那是一个陰涼的早晨；七点四十分，總統安然地漫步走進他的办公室，穿着一件紅褐色馬球上衣，头戴一頂咖啡色的帽子，帽边拉得低低的，遮住了他的前額。

“好吧，”他帶着嚴厲的口吻說，“你們想對於這件事我們該做些什麼？”他眼睛釘着卡特勒、杜勒斯、哈格蒂和杰克遜，他們四人這時已經從新聞秘書辦公室來到了這裡。

他們就此討論開了，討論進行了近兩小時。“幸福”雜誌的發行人杰克遜是請假來這裡的，他邁動兩隻長腿在總統的辦公室裡走來走去，不時地提出這個或那個主意。總統的談話稿經口授後，修改了又修改。那天上午，這一批人照預定計劃又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常會。在這個會議還沒有結束以前，總統的談話已發布給報界。它說：

“在歷史上的這一個時刻，當俄國人民大眾都因為蘇聯統治者患病而感到十分焦慮的時候，美國人民想念着所有蘇聯的人民——男子和婦女、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他們祖國的鄉村、城市、農莊與工廠的所有蘇聯人民。

“他們和全世界各國人民都同是一個上帝的孩子。並且像其他各國人民一樣，俄國千百萬人民和我們一樣地渴望着友好與和平的世界。

“不管掌握政府的是些什麼人，我們美國人的禱文總歸是，願上帝眷顧這個遼闊的國家的人民，並在他智慧的主宰下，使他們有機會在一切男、女與兒童都和平友愛的世界中生活。”

這項談話實際上是一個向俄國的新領袖，不管他們是誰，發出的維持和平的呼喚。

3月5日晚上，當哈格蒂打電話給艾森豪威爾告訴他莫斯科電台最近的公告的時候，艾森豪威爾和他的夫人正在進餐。公告說：

“列寧的戰友和列寧事業的天才的繼承者、共產黨和蘇聯人民英明的領袖和導師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

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哈格蒂提議總統向克里姆林宮發出一份官方的唁電；總統在電報里划去了表示稱頌和同情的字句，唁電說：

“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約瑟夫·斯大林大元帥的逝世表示哀悼。”

總統像任何其他入一樣，只能抱着好奇和等待的心情，看俄國現在可能發生些什麼變化。他和他的顧問們作機密談話中，並不馬上作出任何結論，但表示在俄國和西方之間的关系上希望開始一個新的時代。

3月6日，內閣會議對這個獨裁者的逝世作了一個簡短的討論。洛奇報告說，駐聯合國的蘇聯官員似乎很緊張。他敦促美國應採取鄭重的態度。總統說，1946年以來，國務院和心理戰略委員會的官員們一直在猜測蘇聯政府換人後會發生些什麼樣的變化。他抱怨說，但是現在這件事已經成為事實，可是他找不到任何預先訂就的計劃或已經完成了的研究來使政府得以隨時應付局面。他批評說，缺少這種計劃再一次說明這種像當時杰克遜和卡特勒正在進行的工作的必要性。

四 雅爾塔協定

在這幾個月里，總統遭遇到另外一種牽涉到共產主義的心理問題，——關於所謂奴役問題的決議。

前一年夏天，共和黨在芝加哥年會上，急欲在政治上利用國內對雅爾塔和波茨坦協定所表示的經久不釋的反感。因此，他們關於外交政策的綱領中（杜勒斯是這個綱領主要

的起草人)有这样一段声明：

“在共和党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否認包含在秘密諒解中的一切應負的義務，諸如幫助共產黨進行奴役的雅爾塔協定。共和黨得到最高當局總統和國會的許可，要說清楚：美國的政策，作為它和平目標之一，十分樂意看到那些被奴役的人民得到真正的獨立。”

在這個運動中，有些共和黨發言人表現得那樣熱烈，因此他們指望衛星國家的人民能得到解放。杜勒斯在就任國務卿后的第一次演講中，對被奴役的人民說，“你們可以把我們算上。”但是他說得很清楚，腦子里所想的途徑只是通過和平的措施。解放這個概念，由於它不可避免地印上了美國軍事冒險的形影，在新政府的政策中從未贏得立足點。總統在他的國情咨文中強調“和平方法和手段”說：

“我們決不為了取得本身的幻想利益而默認任何人民被別人奴役。我日後將請求國會聯合作出一個適當的決議，說明白這個政府不承認包含在同外國政府達成的秘密諒解中的任何應負的義務，這種義務使這種奴役成為可能。”

他這幾句話受到了共和黨人的贊揚，其中有幾個似乎馬上得出結論說，艾森豪威爾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將是否認雅爾塔協定，這一切將意味着對弗蘭克林·羅斯福的一種譴責。但是這班人是會大失所望的。

總統同杜勒斯仔細研究了措詞之後，在2月20日向國會遞送一個決議案，建議國會和總統一同拒絕對秘密諒解的“任何解釋或應用”，這些解釋或應用“已經被曲解濫用來實行對自由人民的鎮壓”。決議案對“那些已經屈服於蘇聯專制統治淫威之下的人民將在足以維持和平的體制之內，重新獲得自決權利”提供了希望。